

綰髮

右手執梳，左手輕撥，熟練的一梳一撥，調和出平靜的節奏。

記得小學的美術課本上有一張油畫，我現在還記憶猶新。那是在一面明亮的妝鏡前，一位母親正在替女兒梳頭。只是個簡單的畫面，卻使我深刻的感受到母愛，母親溫柔的手指和憐愛的眼神，孩子幸福的神情，兩人心靈透過梳髮這個過程親密的交流，儘管只有短短的幾分鐘。

從小到大，我的頭髮都是媽媽的巧手在整理的，每天早晨吃早餐的時候，媽媽會在我身後替我梳頭，媽媽的手是溫熱的，但冬天因做家事碰水，會十分冰冷，無論如何，媽媽的動作都會非常輕柔。

媽媽的巧思不斷的變換，五彩的橡皮圈在她手中飛舞，每天我都有鮮活多變的髮型，有時是馬尾，有時是公主頭，還有更多更多說不出名稱的髮型。

媽媽說，我就是喜歡我的女兒漂漂亮亮的。

換了把尖尾梳，準確的將頭髮分向兩邊。

我們已培養出一種默契。我能憑感覺告訴媽媽分邊分得正不正，只要稍稍有偏差，我都感覺的出來。如果是綁辮子，我會自動往前傾，與媽媽拔河，才能紮得緊實；如果要將頭髮分成兩股，我會空出一隻手來幫忙抓頭髮；媽媽需要甚麼髮飾，我也都能準確的遞給她。媽媽編辮子也有自己的方法，編出的辮子又細又緊實。

選購髮飾也成了我們母女倆熱衷的活動，好像要將全世界漂亮的髮飾全都收集到似的，我們也將蛋糕、花束上漂亮的蕾絲緞帶收集起來。媽媽找來了兩三個精緻的囍餅盒，將買來的髮飾一一陳列在盒中。我小時候最喜歡五顏六色的橡皮圈，有粉彩、螢光各式各樣的款式，我每種收集一個，珍藏在珠寶盒中。鬆弛或破損的髮飾我也捨不得丟，因為它們都有各自的故事與回憶。

我們沒有髮型設計師的專業術語，總是自己為髮型和髮飾取名，想當然耳，只有我們兩個懂。為了減省決定髮型的時間，媽媽開玩笑要將髮型都拍攝下來，每天抽籤決定。最後我將所有髮型以簡單的示意圖畫下來，分為冬季、夏季，依照時間、場合，配合服裝、頭髮長度，挑選最適當的髮型，媽媽就像我的專屬髮型設計師。我們會從電視上獲得靈感，經仔細觀察後，絕對難不倒媽媽的巧手。除此之外，我們也自己創造髮型。於是我每天變換髮型，同學都說，看頭髮就可以輕易的在人群中認出我。

將打結的部份挑起，輕柔梳開。

小學時，我總是會觀察同學的髮型，發現分邊分歪的很多，更多是披頭散髮。同學自己綁的頭髮，有的太鬆，有的太緊，這時我會伸手摸摸自己平順滑亮的頭髮，慶幸自己有個好媽媽。有時媽媽看不過去，會幫別人的小孩綁頭髮，總是三兩下就能將一頭亂髮梳得整齊漂亮，我真的好佩服，甚麼頭髮上的難題交給她，都能輕易解決。

國中時，我們的導師非常嚴格，雖說不必剪西瓜皮，但也不能用五顏六色的髮飾。每天上學只能綁馬尾，心情變得很灰暗，原來髮型可以影響心情。看到難過的我，媽媽二話不說，拉著我走了好幾條街，找尋黑色的髮帶和髮夾。雖然是黑的，在媽媽的細心挑選下，每個都有雅緻的花樣，感覺像是偷偷的在規定下做變化。當我繫著這些髮飾，心中就會湧起一股暖暖的感動。

高中時，隨著髮禁的解除，我的髮型開始多姿多采，體育課那天，就綁簡單活潑的馬尾；音樂課那天，就綁優雅秀氣的公主頭。在沒有髮禁的高中生活下，同學們染的染、燙的燙，也花了很多錢剪造型。我的髮質有點自然捲，雖難整理，卻也沒向設計師求助，我堅持維持原狀，我常說「身體髮膚，受之父母」，是媽媽讓我知道我的頭髮有它獨特的價值，我要以我的方式讓它精彩。

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

黑髮中冒出幾根銀絲，忍住一陣心酸，悄悄的將它藏回黑髮的行列中。

儘管我長大了，依舊每天給媽媽綁頭髮，她總是在上學前綁得緊實，如果放學前亂掉，我可就要披頭散髮一整天了。這麼大了還給媽媽綁頭髮，總是會被同學取笑。於是，我開始自己學習綁頭髮，但不管綁得再好，都覺得少了那種熟悉的緊實感，或許那是種心理上的安全感。

上大學前的整個暑假，我都在學習綁頭髮，我強迫自己實行這種好似脫離母親的行為，照著我列的清單，努力的想將自己這雙手，變成媽媽那雙俐落靈巧又溫暖的手。接著，我漸漸發現，有好多髮型只有媽媽綁得出來，我一邊綁，一邊尋找那種熟悉感，卻怎麼也找不著。

將兩股頭髮往中間會合、纏繞，編出紮實平整的髻，夾上金針花的髮夾。

離家求學的前一刻，我坐在椅子上，讓媽媽為我綁頭髮，我沒說要甚麼髮型，一心一意只想強忍住淚水，媽媽默默的替我綁了我沒見過的髮型，然後輕輕的說：「這樣你在車上好睡覺，往後躺也不會壓壞。」我的眼淚潰堤了，媽媽只是抱住我，用我最熟悉的那雙溫暖的手輕柔的撫著我的頭。到了學校宿舍，我承受著離開家人的心痛，準備上床睡覺，伸手摸到了平整的髮髻，眼淚又不住的往下掉，我怎麼也沒辦法下手去拆開它。最後，我疲憊的直接躺下，並暗暗的決定下次來之前絕對不要再給媽媽綁頭髮了。

上大學後，因為早上上課匆忙，總是戴個髮窟便出門了，也漸漸變得沒有多

餘時間和心力去整理頭髮。但是，每當要回家的那天，就算上課遲到，我也會仔細的綁頭髮，只是希望回家時讓媽媽看到我長大了，讓她感到放心。媽媽經常跟我抱怨，妹妹總是自己隨便綁個馬尾，她很久沒幫人綁頭髮，所以都快忘了一些髮型要怎麼綁了，我突然感到一陣緊張，要是那些髮型就此失傳怎麼辦？一陣失落感蔓延上我的心頭，心好像破了個大洞。也許在旁人眼裡，這麼注重這種微不足道的小事很可笑。但，他們不知道，這已經成為我和媽媽最重要的聯繫了...

「妳給我綁了甚麼髮型啊？」

「秘密。」我笑了笑。

媽媽也不伸手去摸。「喔...是那個啊...真是的...生病的人為甚麼需要綰髮啊...」她一邊嘮叨著，一邊往後將身子埋進了枕頭中。

我俯身替她蓋好被子，隨手順了順她的瀏海。

因為...

我就是喜歡我的媽媽漂漂亮亮的。



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